

《西番译语》再考

孙宏开

提要 本文对明清以来华夷译语中的西番译语的种类、版本、内容进行了初步考察,并分析了西番译语中的藏语和非藏语两类。文章主要根据汉字注音对所记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藏语语音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文章认为,虽然现代藏语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从西番译语的注音可以了解到明清时代藏语的一些语音特点,从而对藏语的历史音变以及藏文创制时期的语音状况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文章还对西番译语的版本进行了一些考证。

关键词 华夷译语; 西番译语; 藏语; 历史音变

一 引言

80 年代中期,在一次中国民族古文字会议上,我曾经以《西番译语考辨》¹为题,对华夷译语中的西番译语做过语属方面的考证,纠正了前人²关于语属问题的错误推论。现在,将近 20 年过去了,有关西番译语的研究,有了不少新的进展,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企图在原考证的基础上,对西番译语所反映的语言特点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人。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西番译语,大多馆藏于故宫博物院及国家图书馆,此外一些专业图书馆里,如民族宫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有部分残存的译语,其他西番译语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注意收集各种版本的西番译语,但至今收效甚微。有些版本的译语,仅仅从一些文章中了解到蛛丝马迹,或者从一些收藏爱好者或研究者的闲谈中透露一二,有些至今我还未能谋面,因此这里的考证仅仅就我本人所能见到的版本,发表一点浅薄的意见。

西番译语是明、清两代翰林院编修的民汉对照辞书,分杂字和来文两种,记录的是各地藏语的方言和相关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的杂字既有用藏文记录的当地藏语的方言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同时还有用汉字对当地藏语的注音,这些译语是研究藏语史以及藏语方言等方面非常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与藏语相关的一些亲属语言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番译语有多少种,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雄曾出版过《西番馆译语研究》³一书,书中重点介绍了 3 种译语。他用西番语 A、西番语 B、西番语 C 分别介绍了明末的西番馆译语、清初的四川天全译语和清中叶的松潘译语。并着重

对西番语 A 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该书在西番馆译语的种类一章中，列出了 17 种版本的西番译语，他没有确指这些版本的译语的内容是什么，也没有指出他所列译语的记录地点。使我们在判断它们的内容时发生一定的困难。但现在看来，其中大多数版本内容相同，只是收藏者不同而已。无论如何，西田龙雄所著《西番馆译语研究》是迄今为止对西番译语所作的最深入、最全面的一部研究专著。其后，他又以《华夷译语研究丛书》的名义陆续出版了《缅甸馆译语研究》、《保罗译语研究》、《多续译语研究》以及和我合作的《白马译语研究》。他原计划还要出版《暹罗馆译语研究》和《女真馆译语研究》，但至今未见此两书出版。

近 20 年来，我利用各种机会，查阅了国内有关图书馆关于西番译语的资料，还分别查阅并复制了日本东洋文库以及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地关于西番译语的资料，对西番译语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下面拟对西番译语所反映的语音、词汇特点以及它们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价值做一简要的论述。同时对一些流传在社会上关于西番译语的版本，以及学术界的一些不同说法，发表个人的一点浅陋之见，抛砖引玉，以求教于研究同行。

二 西番译语的种类

明代以来，为了加强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交流，在翰林院下设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组织一批汉族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用汉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编纂汉语——外语、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对照简明辞书（简称杂字），部分译语还翻译了往来的公文（简称来文）。四夷馆下根据不同地区和语种又分别成立了“西番馆”、“保罗馆”、“缅甸馆”、“女真馆”、“西天馆”、“暹罗馆”、“鞑靼馆”、“高昌馆”、“琉球馆”、“百夷馆”、“回回馆”、“八百馆”等一批编纂对照辞书的机构。根据冯蒸所著《“华夷译语”调查记》⁴ 估计，明清以来的译语，至少有 70 多种。这些译语是研究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译语在公布之时，大多是手抄的，以后明、清两代有许多书商或收藏家相互传抄、印刻，出现了许多错误⁵，以至许多版本真伪难辨，经常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误入歧途。好在这些译语记录的语言或方言，目前除了少数即将消亡外，大部分译语所记录的语言或方言人们仍然在使用，其中最理想的办法是到当地进行核对。特别是清乾隆以后记录的译语，大都标出了该译语记录的是什么地方的话（我们推测不一定在当地记录），使我们到当地核对并不困难。通过实地调查和核对，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纠正译语中各种不同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可以分析译语记录至今，该语言或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下面就明、清两代西番馆所纂译语作一些分析和研究。

就我目前掌握或见到的西番译语，至少有 12 种。其中明代西番馆记录的译语 1 种，清初约 16 世纪中叶记录的 1 种，清乾隆时期记录的共 9 种，记录地点和时间不详的 1 种。从记录的内容来分析，在这 12 种译语中，藏语 8 种，非藏语 4 种。现将 12 种译语的名称、分布、记录时间、语属等资料，列表说明如下。

表 1

译语名称	分布地区	记录时间	语属	备注
西番馆译语	安多方言地区，确切地点不详	约 15 世纪初	藏语支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话）	已有专著论述

天全译语	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	约 16 世纪中	藏语支藏语康方言	有文章讨论
无名西番译语	不详	不详	藏语支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话)	龙威秘书本? ⁶
松潘译语	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周围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藏语支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	川 ₁ ⁷
象鼻高山译语	四川绵阳地区平武一带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藏语支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	川 ₂
木坪译语	四川甘孜州康定县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藏语支藏语康方言	川 ₆
打箭炉译语	四川甘孜州康定县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藏语支藏语康方言	川 ₇
木里译语	四川凉山州木里县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藏语支藏语康方言	川 ₉
白马译语	四川绵阳地区平武县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藏语支白马语	已有专著论述, 川 ₄
多续译语	四川凉山州勉宁县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羌语支尔苏语中部方言	已有专著论述, 川 ₈
栗苏译语	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勉宁县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羌语支尔苏语西部方言	川 ₅
嘉绒译语	四川阿坝州汶川县、理县等	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羌语支嘉绒语东部方言	川 ₃

表 1 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1. 以上译语的名称, 有的援用原有译语的名称, 如西番馆译语; 有的根据分布地区而得名, 如天全译语、松潘译语、象鼻高山译语、木坪译语、打箭炉译语、木里译语等; 有的根据该语言或方言的名称而定名, 如白马译语、多续译语、栗苏译语、嘉绒译语等。个别的译语至今无法定名。

2. 松潘译语和象鼻高山译语初步确定为藏语安多方言的农区话, 因为这一带基本上是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的分布地区, 但根据华侃先生 1997 年在第 30 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的论文看, 这一带也有可能分布有康方言, 从译语的语音和词汇特点来看, 似乎更接近康方言, 因此, 这两种译语究竟属哪个方言, 有待于深入调查研究以后再最后确定。

3. 龙威秘书本无名西番译语, 收入荒外奇书六种之一, 由大西山房刊印。该书既无记录地点, 也无出处, 扉页有“阙名”二字, 故无法定名。此译语有文章专门讨论⁸, 该文是根据 1935 至 1937 年中华书局所编《丛书集成初编》中的影印本进行研究的。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雄对此译语也有一段评价, 认为此书很可能是一种伪书, 学术价值极低⁹。

4. 天全译语我没有见到该书的全文(原文), 仅仅根据西田龙雄先生的一篇文章《十六世纪西康省藏语天全方言——〈西番馆译语〉丙种本汉藏对照词汇研究》¹⁰而确定的。80 年代初, 我曾经到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一带进行了实地调查, 这个地区目前主要是汉语分

布地区，未发现还有藏语分布。也许自译语记录以来的四多百年间，这一地区的藏语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完全同化于汉语了。但这一带的饶绩地区有少量嘉绒语的分布，但天全译语明显不是嘉绒语。

5.《木坪译语》和《打箭炉译语》虽然都是甘孜州一带的康方言，但它们记录的确切地点有一定差异，《木坪译语》记录的是董卜韩胡宣慰司所辖之藏语，而《打箭炉译语》记录的是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所辖之藏语。通过初步比较，发现两份译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是开展康方言土语内部比较研究的极好资料。

6.《白马译语》和《嘉绒译语》所代表的语言，在语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对于白马语，部分学者认为是一种属于藏语支的独立语言，部分学者认为应属于藏语康方言。对于嘉绒语有3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羌语支的一种语言，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藏语支的一种语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藏语的特殊方言。

7.尔苏语有3个方言，方言间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多续译语》是尔苏语的中部方言，分布在四川省勉宁县城关一带，西田龙雄在出版《多续译语研究》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对尔苏语进行调查，更不知道多续译语记录的是尔苏语的中部方言。译语出版后，1981年我们在勉宁县实地调查了尔苏语多续方言，发现多续译语记录的词汇与目前多续方言90%的口语是相同或相近的。可惜的是尔苏语多续方言已经处在消亡的边缘，仅有少数老人会讲，可以预料，再过若干年，这个方言将不复存在。

8.除了上述12种译语以外，可能还有一种西番译语。1988年我在日本与西田龙雄合作研究《白马译语》时，他曾经给我看过一种有2000多条词目的译语，该译语记录的是藏语，但地点、内容都不详细。此译语我从来没有在其它地方见过。西田也没有就此译语发表过任何研究或介绍性质的文章。

9.《华夷译语》中《西番译语》的版本，大都是手抄，但晚清及民国以来，传抄本、刻本或晒蓝本在市场上广泛流传。以至鱼龙混杂，难辨真伪。仅就西田龙雄所著《西番馆译语研究》一书中提及的版本就有阿波国文库本、静嘉堂文库本、东洋文库本、龙威秘书本等多种。西田龙雄在他的著作中，对部分西番译语的版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错误，进行了勘核。我和西田龙雄合作的《白马译语研究》一书所附9种西番译语对照本的照片，是清乾隆以后记录的，译语分上下两册，好心人通过整理、抄写，把9种西番译语对照在一起，便于比较。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除了第1、3、6三种译语上、下册是一致的以外，其它都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如果不在实地进行校核，这种错误很难发现。

三 西番译语的语音特点

前面已经分析了西番译语有两大类，其中一类记录的是藏语，有8种，另一类记录的是非藏语，共4种。下面就西番译语中记录的藏语语音特点做一简要分析。

从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看，西番译语所反映的藏语有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安多方言里有牧区话和农区话的差别，康方言中也有不同地点的藏语。此外，记录的时间也有先有后。这种时间、地域上的差异，为我们认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藏语方言差异提供了具体的资料。由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译语，几乎都是有汉义、藏文注音和汉字注音3个栏目，虽然注音并不十分准确，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它们的字里行间里，分析出它们当时的语音特点。例如：

1. 我们从汉字和藏文注音中可以发现，安多方言地区牧区话的藏语，传统藏文的部分前加字和上加字仍然发音。而安多方言农区话的一些地区和康方言则已经不发音了。请看以下几组例子。

表2 [s-] 上加字¹¹的读音状况

汉 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星星	skar ma	思葛儿麻	skar ma	葛儿麻	skar ma	噶儿嘛
云	sprin	思卜吝	sprin	升	sprin	真
雾	smug pa	思木罢	smug pa	木罢	smug pa	木罢
秋天	ston	思段	ston	段	ston ka	段卡
师傅	slob dpon	思洛黑伴	slob dpon	洛奔	slob dpon	洛本
头发	skra	思葛刺	skra	扎	skra	匝
门	sgo	思郭	sgo	郭	sgo	郭
梯子	sges	思葛思	sges	革	sges	格

从表中 8 个例证可以看到，藏文注音基本上是文字的原形，不反映各地读音的实际情况，而汉字注音却反映了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异。《西番馆译语》的汉字注音都有一个“思”，它反映的是藏语上加字[s-]的实际语音情况，而这种语音状况，在《松潘译语》和《打箭炉译语》都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这后两种译语在记录时，上加字[s]已经不发音。

表3 [b-] 前加字的读音状况

汉 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凉，冷	bsil	卜细儿	bsil	细	bsil	细
想	bsam pa	卜散巴	bsam pa	桑罢	bsam	桑
十	btçu	卜竹	btçu	足	btçu	菊
七	bdun	卜敦	bdun	顿	bdun	顿
收	bsdus	卜思菊思	bsdus	斗	tsha ra bje	擦拉接

上表的例证中可以看到，《西番馆译语》的汉字注音都有一个“卜”，反映了前加字[b-]的实际读音。而另两种译语中，前加字[b-]已经全部消失。

表4 [m-]、[h-] 等前加字的读音状况

汉 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肝	mtchin pa	木称罢	mtchin pa	琴罢	mtchin pa	称巴
夜	mtshan mo	木参磨	mtshan mo	参木	mtshan re	择勒
嘴唇	mtçhu	木初	mtçhu	曲	mtçhu	区
库房	mdzodkhaŋ	母作坑	mdzod khaŋ	作坑	mdzod khaŋ	卒可
头目	mgo xpon	母郭黑伴	mgo xpon	恶奔	mgo pa	郭巴
箭	mdafi	母达	mdafi	达	mdafi	达

念	fidon	恩端	fidon	论	fidon	端
米	fibras	恩卜刺思	fibras	柘	fibras	折
轮	fikhor lo	恩课儿罗	fikhor lo	颀罗	fikhor lo	课罗
鬼	fidre	恩折	fidre	者	fidre	峙
龙	fibrul	恩卜路儿	fibrug	柱	fibrug	律

从上表的例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到, [m-]、[f-]两个前加字在《西番馆译语》中都完整地保留, 其中[m-]用“木”或“母”来注音, 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读音; 而[f-]则用“恩”来注音, 说明这个前加字已经读成与基字同部位的鼻音。

表5 [r-]、[l-]等上加字的读音状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石头	rdo	儿夺	rdo	夺	rdo	夺
江	rtsaŋ po	儿藏播	gtsaŋ po	藏播	ṭɕhu ṭɕhen	出称
黄河	rma ṭɕhu	儿骂初	rma ṭɕhu	骂曲	rma d ṭɕhu	骂出
马	rta	儿答	rta	答	rta	达
老	rgan po	儿干播	rgan po	干播	rgan po	格波
风	rluŋ	弄	rluŋ	弄	rluŋ	弄
如	lta bu	失答卜	lta bu	答吾	(不对应)	
舌头	lṭɕe	失折	lṭɕe	吉	lṭɕe	结
皮	lpags pa	失罢克思罢	lpag pa	把罢	lpag pa	巴八
五	lɲa	刺	lɲa	阿	lɲa	啊
南	lho	失洛	lho	洛	lho	洛

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 上加字[r-]在《西番馆译语》里汉字注音都用“儿”, 唯一例外的是“风”字, 因为它的声母是边音, 与[r]颤音的部位十分接近, 故在注音时忽略了。同时我们怀疑当时注音者可能是一个四川人, 把本来声母为边音的, 记录成鼻音。《松潘译语》和《打箭炉译语》的[r-]上加字都已经消失。[l-]上加字在《西番馆译语》中基本保留, 但实际读音值得推敲, 汉字注音在清辅音前面用的是“失”, 我们推测当时[l-]的读音已经清化, 实际读音有3种可能, 第一是读已经清化的边音[ṭ]; 另一种可能是读[r], 因为在藏语方言中这种演变较为常见; 第三种可能是读擦音[ʃ]或[s], 尤其是[ʃ]的可能性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五”的读音, 由于基字是一个舌根浊鼻音, 上加字[l-]没有清化, 仍然读边音, 而基字是一个后鼻音, 当地汉语中没有这个音, 汉字注音非常困难, 因此, 注音仅表现出上加字的痕迹, 而忽略了基字的特征, 这在当时缺乏语音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来说, 是不能苛求的。[l-]上加字在另两种译语中已经消失是意料之中的事。

表6 [d]、[g]前加字的读音情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低	dman	黑慢	dman	慢	dmafi	妈

秀才	dpon jig	黑伴夷	dpon jig	伴夷	(不对应)	
白	dkar po	黑葛儿播	dkar po	噶播	dkar po	该布
九	dgu	耳谷	dgu	谷	dgu	固
头	dbu	物	dbu	恶	dbu	俄
书	dpe tcha	别岔	dpe tcha	别岔	dpe tcha	别岔
天	gnam	难	gnam	难	gnam	浪
金子	gser	黑谢儿	gser	色	gser	谢儿
三	gsum	逊	gsum	送	gsum	桑
麦子	gro	果罗	gro	卓	gro	卓

从上面这组例证可以看见，[d]、[g]这两个前加字已经在消失之中，但仍然留下一些痕迹，[d]在部分词前读“黑”，在“九”字前读“耳”，在“头”、“书”前已经全部脱落，但在“头”字前脱落时对基字的读音产生了影响，使基字由塞音变成了擦音。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秀才”和“书”的语音环境是一样的，但“秀才”的读音前保留了“黑”的痕迹，而“书”前面的前加字的读音则消失得无影无踪。[g]作为前加字的读音已经基本脱落，但在“金子”这个词前面仍留下一点痕迹，但同样的语音环境“三”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说明语音的演变是渐变的，它首先在部分词上发生变化，然后才扩展到其它词上。上表中我们有意列出了“麦子”这个词，在这个词中，[g]不是作为前加字而是作为基字出现的。因此，它的演变规律与作为前加字的[g]是不一样的，他的读音基本上没有变化。

上面我们基本上讨论了藏文前加字[b]、[d]、[g]、[m]、[ŋ]和上加字[r]、[l]、[s]作为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在3种译语中的读音情况。下面我们想再列出一组例证，说明藏文下加字的注音情况。

表7 [-r-]、[-l-]、[-j-]等下加字的读音情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头发	skra	思葛刺	skra	扎	skra	匝
血	khrag	克刺	khrag	插	khrag	刹
斗	bre	卜列	bre	直	(不对应)	
喇嘛	bla ma	卜刺麻	bla ma	喇嘛	bla ma	刺麻
聪明	blo rno	卜洛儿糯	blo rno	洛诺	blo rno	糯洛
师傅	slob dpon	黑洛黑伴	slob dpon	洛奔	slob dpon	洛本
你	khjod	却	khjod	却	khjod	却
走	rgjug	儿菊	rgjug	潜	figro	洛
请	bjon	旋	bjon	旋	gjon	准

从上9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番馆译语》中，[-r-]、[-l-]这两个下加字仍然发音，与前面的基字结合成复辅音；但在其他两种译语中情况发生了变化，[-r-]与基字结合成同部位的塞擦音，而[-l-]则不同，在《松潘译语》和《打箭炉译语》中，保留了下加字而脱落了前面的基字。[-j-]的读音我们目前从汉字注音已经不大能够看出3种译语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已经很小。但我相信《西番馆译语》和另两种译语在读音上还

是有一定区别的。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唇音后面的[-j-]，已经影响了基本辅音的发音部位，使其从唇音变为舌面音。而且几种译语都发生了此种变化。

实际上，在藏语中，作为前加字、上加字、基字和下加字构成的复辅音是非常复杂的，在 15 世纪的《西番馆译语》和 17 世纪的《松潘译语》、《打箭炉译语》的记录中，它们的变化情况也呈现出非常的复杂状态。下面再列出一组例证，反映它们变化的大致情况。

表 8 多个复辅音的情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八	brgjad	本儿甲	brgjad	吉	brgjad	结
打	brdoŋ	本儿冻	brdoŋ	动	brdoŋ	董
敕谕	luŋ bsgrags	龙卜思革刺克思	(不对应)		(不对应)	
百	brgja	本儿甲	brgja	甲	brgja	甲
收	bsdus	卜思菊思	bsdus	斗	(不对应)	
蛇	sbrul	思卜路儿	sbrul	茹	sbrul	木虑
蜜	sbraŋ rtsi	思卜郎儿即	sbraŋ rtsi	郎兹	sbraŋ rtsi	波即
赞美	bstod pa	卜思夺罢	stod pa	夺罢	(不对应)	
修	bsgrub	卜思谷路	sgrub pa	难	(不对应)	

以上 9 个例证大体反映了多个辅音字母结合而成的三合和四合复辅音在《西番馆译语》中的情况。其中三合复辅音较多，它仍然保留在现在安多方言牧区话的口语里，四合复辅音仅有 2 例，即“敕谕”和“修”2 词，目前已经在口语很少见了，另两个词“八”和“百”也应该算四合复辅音，因为注音“甲”字本身包含了舌根浊塞音+[j]构成的复辅音。这类四合的复辅音据说在拉达克一带的藏语里仍然保留着。这说明，藏语的复辅音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

2.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再来看看后加字和重后加字的情况。藏文的后加字和重后加字，相当于汉藏语系语言里的韵尾。藏文的后加字有 10 个，大部分在现代方言中还发音，它们是：[b]、[d]、[g]、[m]、[n]、[ŋ]、[r]、[l]、[s]、[ʃ]。此外还有重后加字。下面拟举出若干组例证，看看反映辅音韵尾的后加字在各种译语中的读音情况。

表 9 [-b]、[-d]、[-g]等后加字的读音情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牌	phub	朴	phub	仆	phub	朴
西	nub	奴	nub	奴	nub	奴
后	rgjab	儿甲	rgjab	甲	rgjab	交
八	brgjad	本儿甲	brgjad	吉	brgjad	结
莲花	pad ma	百麻	pad ma	百麻	pad ma	百麻
你	khjod	却	khjod	却	khjod	却
眼	mig	迷	mig	迷	mig	迷
手	lag	刺	lag pa	纳巴	lag pa	纳巴

血	khrag	克刺	khrag	插	khrag	刹
---	-------	----	-------	---	-------	---

首先，藏语中的塞音韵尾从藏文所用字母来看，是浊的。但它对应的是现在藏缅语族语言里的清塞音韵尾。那么藏文的塞音韵尾在文字创制时期到底是浊还是清？还是有清、浊两套？有的学者著文认为，古藏文中的塞音韵尾分清、浊两套。¹²但从藏缅语族大多数语言来看，似乎不支持这种说法。因为藏语的塞音韵尾与藏缅语族语言里的清塞音韵尾对应。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始藏缅语族语言塞音韵尾分清、浊两套。因此，我们暂且把藏语里的塞音韵尾都看成是清的。从上面汉字注音来看，似乎[b]、[d]、[g]三个韵尾都已经在所有的译语中消失，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因为塞音韵尾与声母不同，它处在音节的末尾，只成阻，无除阻，听觉上不明显，记录时容易被忽略。从安多方言牧区话来看，几乎所有安多方言的牧区话现在仍然保留塞音韵尾，我们可以断定，《西番馆译语》当时肯定保留所有的塞音韵尾，而《松潘译语》和《打箭炉译语》就不好说了，如果《松潘译语》记录的是安多方言的农区话，也应该保留塞音韵尾，如果是这一带的康方言，那很可能塞音韵尾已经消失或接近消失。另外一个理由是，当该塞音韵尾后面出现重后加字[s]时，塞音韵尾就出现除阻，因此听觉上比较明显，译语记录者也就能够记录出塞音韵尾来。例如：

表 10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台	stegs	思揲克思	stegs	揲	(不对应)	
伞	gdugs	纪毒克思	gdugs	斗	gdugs	斗
铁	ltçags	失乍克思	ltçags	乍	ltçags	喳
刀鞘	gri çubs	革梨数卜思	gri çubs	直收	gri çubs	只手
到	slebs	思列卜思	slebs	劳	slebs	列
阴	fithibs	恩替卜思	fithibs	偷	(不对应)	

从上表可以看到，出现在复辅音韵尾中的塞音韵尾全部都有注音，其中舌根塞音韵尾用“克”注音，双唇塞音韵尾用“卜”注音。这从侧面证明了《西番馆译语》时期，塞音韵尾是发音的。

表 11 [-m]、[-n]、[-ŋ]等后加字的读音情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天	gnam	难	gnam	难	gnam	浪
靴	lham	失滥	lham	项	lham	康
三	gsum	逊	gsum	送	gsum	桑
心	sems	线思	sems	桑	sems	桑
秋	ston	思段	ston	段	ston	段
前	mdun	母敦	mdun	敦	mdun	顿
七	bdun	卜敦	bdun	顿	bdun	顿
风	rluŋ	弄	rluŋ	弄	rluŋ	弄
胸	braŋ	卜郎	braŋ	装	braŋ	章

枪	mduŋ	母东	mduŋ	栋	(不对应)
---	------	----	------	---	-------

从上表中译语的汉字注音来看,已经分不出[m]、[n]、[ŋ]等不同部位的鼻音韵尾来了,其中包括鼻音韵尾后面带[-s]的复辅音韵尾也同样,如表中的“心”字属于这种情况。但我们仍然怀疑《西番馆译语》记录时期,藏语的鼻音韵尾应该是保留[m]、[n]、[ŋ]三分法的,特别是安多方言牧区话更应该如此,因为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话至今仍然保留着鼻音韵尾三分的实际读音,而在500年前的藏语的安多方言不大可能混淆这三种韵尾系统。我们推测之所以在译语汉字注音中会出现三者混淆的情况,仍然是因为注音者未忠实地区分它们细微的差别之故。而《松潘译语》和《打箭炉译语》的鼻音韵尾的情况就比较难判断了。按理说,安多方言农区话在200多年前也应该保留鼻音韵尾的三分状况,而康方言的韵尾情况就可能陆续合并,并向元音鼻化的方向发展了。

表12 [-r]、[-l]、[-s]等后加字的读音情况

汉义	西番馆译语		松潘译语		打箭炉译语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汉字注音
金	gser	黑谢儿	gser	色	gser	谢儿
东	ɕar	厦儿	ɕar	厦	ɕar	沙儿
雨	tɕhar pa	岔儿罢	tɕhar pa	岔儿瓦	tɕhar pa	岔罢
尘	rdul	儿毒耳	rdul	毒	rdul	毒耳
露	zil pa	席耳罢	zil pa	席耳罢	zil pa	孜耳罢
枝	yal ga	牙耳葛	yal ga	牙噶	yal ga	叶噶
身体	lus	路思	lus	路	lus	虑
骨	rus pa	路思罢	rus pa	肉罢	rus pa	入巴
二	gnis	逆思	gnis	利	gnis	逆
宽	jaŋs	羊思	jaŋs	样	jaŋs	羊

上表中10个例证主要反映[-r]、[-l]、[-s]三个后加字作韵尾的情况。可以看到,在《西番馆译语》的汉字注音中这三个韵尾都保留,它们用“儿”注[-r]韵尾,用“耳”字注[-l]韵尾,用“思”字注藏文后加字和重后加字的[-s]韵尾。我们现在不清楚的是,当时《西番馆译语》的注音者是否有意要用两个不同的汉字“耳”和“儿”区别作为颤音的[-r]和作为边音的[-l],还是仅仅一种巧合?目前不得而知。至于其它两种译语的注音,除了[-s]韵尾已经没有任何痕迹外,[-r]、[-l]两个韵尾似乎时有时无,看不出它们注音的规律。

此外, [ɣ]作为后加字与作为前加字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这里它实际上仅起开音节收尾的作用,并不代表什么音,这里就不进一步举例分析它了。

四 余论

西番译语所反映的藏语仅仅是500多年来藏语的一个侧面,但这个侧面无论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特点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这是藏语变化比较迅速的一段时期。其特点是方言分化扩大,接受其它民族语言的影响加剧,等等。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仅仅讨论了由前加字、上加字、基字和下加字构成的复辅音以及由后加字、重后加字构成的韵尾问题,并将3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方言土语的译语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同

时也参照了当代藏语的调查研究结果。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藏语在这 500 多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尽管译语的两种注音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得不使我们在分析问题及下结论时非常谨慎小心，但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 500 多年前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的藏语的轮廓面貌。使我们对藏语语音演变的历史脉络增加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想，以下几点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第一，现代藏语的辅音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很少见到四合复辅音了，卫藏方言里的复辅音已经消失，康方言也仅仅留下带前置鼻冠的复辅音，惟有安多方言目前还保留部分复辅音的残迹，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简化现象。7 世纪的古藏文是否是当时的实际语音面貌，一直缺乏科学的论证，藏语在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如此丰富的二合、三合、四合复辅音，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疑问。现在我们看到了译语的资料，虽然在译语中四合复辅音仅仅出现数例，但藏文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等在一定条件下都发其字母所代表的音这一点，表明藏文的语音结构是客观存在的语音事实，这为中古藏语复辅音系统的构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藏语的近代演变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基本上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计的藏文国际音标转写系统，大体反映了 7 世纪藏文的实际读音情况。

第二，藏文的后加字代表了藏语的韵尾系统。虽然注音并不十分准确，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了解到藏语不仅有汉藏语系通常都有的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还有边音韵尾、颤音韵尾和擦音韵尾。在现代藏语里，擦音韵尾已经基本上完全消失，尤其是藏文的重后加字 [-s]，仅仅从方言声调分化的区别性特征中，从亲属语言的语音对应中，或者从相邻民族语言的藏语借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擦音韵尾和复辅音韵尾的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在译语的汉字注音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它的客观存在。通过藏语以及藏缅语族语言的对应资料，我们可以大胆拟测原始汉藏语的擦音韵尾系统以及与擦音韵尾相关的语音问题。

第三，关于译语的种类和版本问题，我也想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前面提到的龙威秘书本中的《西番译语》，根据我反复的校核，它实际上是西田龙雄所著《西番馆译语研究》中提到的由明永乐年间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大常寺少卿陈履平订的《西番馆译语》中杂字的主干部分。这部分杂字共有 740 条¹³，分天文门（44 条）、地理门（52 条）、时令门（36 条）、人物门（60 条）、身体门（36 条）、宫室门（20 条）、器用门（56 条）、饮食门（22 条）、衣服门（24 条）、声色门（14 条）、经部门（20 条）、文史门（14 条）、方隅门（14 条）、花木门（18 条）、鸟兽门（50 条）、珍宝门（18 条）、香药门（32 条）、数目门（22 条）、人事门（110 条）、通用门（78 条）等 20 个语义门类，每个门类的词目、条目的多少、内容都大同小异，连注音所用的汉字、藏文都基本一致。所不同的《西番馆译语》后来又增订了 224 条，原有的语义门类除宫室门、方隅门和人事门没有增补以外，其余 17 个门类都有不同数量的增补。因此我怀疑龙威秘书本《西番译语》是明代《西番馆译语》杂字主干部分的盗版本。

第四，明代《西番馆译语》除了杂字以外，还有来文共 30 篇，内容大都是各地藏区的土司、头人或寺庙给中央政府的奏章，这些来往文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是研究藏语文词汇、语法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的 9 种《西番译语》（即川₁—川₉），只有杂字，没有来文，杂字的每个门类的词目、条目的多

少、内容都与明代《西番馆译语》杂字的主干部分相同。只是记录的地点和注音不同罢了。我认为，华夷译语其中包括西番译语是明清时代留给我们一份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献资料，值得我们重视，应该组织人员进行整理并加以深入研究。

附注

- 1 白滨、史金波、卢勋、高文德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 2 冯蒸在《文物》1982年第2期上，刊登了题为《“华夷译语”调查记》，对清代四译馆所记录的西番译语（该文称川番译语）做了不正确的推断，而此前，本人曾对这些译语的分布、特点、与现存语言的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查。为了匡正该文有关西番译语推断的谬误，特作《西番译语考辨》，此文后来又转载于与西田龙雄合作的《白马译语研究》中。
- 3 见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研究》，日本松香堂1970年。
- 4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
- 5 在核对各种译语的过程中，发现译语错误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有传抄过程中笔误的，有错行的，有张冠李戴的，有某种译语的上半部分接抄另一种译语下半部分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 6 关于龙威秘书本西番译语的问题，我将对该书的版本在本文的余论部分作详细讨论。
- 7 关于川1、川2……等编号，因这些译语均分布在四川，故冯蒸在《“华夷译语”调查记》一文中将其编序，以利讨论，本文沿用之。
- 8 见孙伯君《从〈西番译语〉看藏语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演化》，《民族语文》1997年第6期，第58-62页。
- 9 详情请参阅西田龙雄、孙宏开《白马译语研究》第41页，日本京都松香堂1991年。此段文字是西田龙雄先生执笔写的。
- 10 该文刊载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7卷，第85-174页，1963年。
- 11 此处所用藏文注音是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计的藏文国际音标转写。我个人认为，这种转写除个别字母需再斟酌外，基本上反映了我们对藏文创制时期当时语音的拟测。特此说明。
- 12 见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第17页。
- 13 顺便说明一点，清乾隆年以后所记录的各种西番译语（只有杂字，没有来文），除了记录的地点不同外，其语义分类、各类条目数量、词目内容基本上与明代所记录的译语主干部分（即前740条）基本一致，因此，对照研究十分方便。

参考文献

- 冯 蒸 1982 “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第2期。
- 格桑居冕 1991 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民族语文》第6期。
- 黄布凡 1983 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民族语文》第3期。
- 孙伯君 1997 从《西番译语》看藏语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演化，《民族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1983a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论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民族学报》总第3期。
- 孙宏开 1983b 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创刊号）。
- 孙宏开 1989 西番译语考辨，载白滨、史金波、卢勋、高文德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孙宏开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宏开、王贤海1987 阿坝藏语语音中的几个问题,《民族语文》第2期。
- 西田龙雄1963 十六世纪西康省藏语天全方言——《西番馆译语》丙种本汉藏对照词汇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7卷。
- 西田龙雄1970 《西番馆译语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
- 西田龙雄1973 《多续译语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
- 西田龙雄、孙宏开1991 《白马译语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
- 张济川1982 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民族语文》第6期。
- 张济川1996 古代藏语方音差别与正字法,《民族语文》第3期。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編輯後記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語文研究》2002年第1期又如期與大家見面了。去年本刊新一期出版以後,得到作者和讀者的一致贊譽。這固然是對我們所做的工作的肯定,同時又是一種激勵和鞭策。

由于篇幅的局限,部分約稿和來稿尚不能在本期上及時登出,謹向有關作者表示歉意。

本期稿件的編輯、排版和校對,得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語言研究所的趙日新博士、王正剛先生、高曉虹博士、高海洋先以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研究生王文勝、張世方、張燕來、包旭玲等同學的大力協助,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方立教授幫助我們審定了英文目錄,在此謹致萬分謝意。

附一:更正

本刊2001年第1期梅祖麟《我的學思歷程》一文中的人名“吳大鈞”應作“吳大峻”,“劉紹明”應作“劉紹銘”,特此更正。

附二:本刊訂購方式

除了可向書店系統訂購本刊以外,香港及海外讀者可直接向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訂購,大陸讀者可直接向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語言研究所訂購。每期定價:港幣50元或美元8元,平郵郵費在內(大陸售價請向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語言研究所查詢)。

地址:

(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電話:(00852)26097392, E-mail: clrc@cuhk.edu.hk。

(二) 大陸: 100083 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15號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語言研究所,電話:(0086)10-82303575, E-mail: gaoxh@blcu.edu.cn, 聯系人: 高曉虹。

《中國語文研究》編輯部

2002年3月